

小姐 王家

· WANG JIA XIAO JIE ·

最爱你的人，也许一直藏在角落里。

lover in the corner.

王安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N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小姐 王家

· WANG JIA XIAO JIE ·

王安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家小姐 / 王安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00-1677-4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3735号

王家小姐

王安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王丰林
美术编辑	彭威
制作	何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金瑞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16 印张 22.75
版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39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1677-4
定价	3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5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侠义豪气风发 王家码头相遇

- 01 海上序幕 / 003
- 02 风起云涌 / 007
- 03 侠义情长 / 011
- 04 翩翩公子 / 015
- 05 高门巨族 / 019
- 06 缘是伊人 / 023
- 07 飞短流长 / 029
- 08 楚文相逢 / 034
- 09 安如泰山 / 039
- 10 有勇有谋 / 044

第二章 蝶恋花水晶鞋 究竟谁是命中人

- 11 楚楚不凡 / 051
- 12 气若幽兰 / 056
- 13 风雨同舟 / 062

- 14 望穿秋水 / 067
- 15 笑逐颜开 / 073
- 16 腹心相照 / 078
- 17 护蝶恋花 / 084
- 18 一吻定情 / 089
- 19 才子佳人 / 093
- 20 不测之渊 / 099

第三章 牡丹嗜血犹怜 林楠小筑一别

- 21 风云突变 / 107
- 22 投身恶霸 / 112
- 23 月上皇宫 / 117
- 24 嗜血牡丹 / 122
- 25 须眉离去 / 127
- 26 姐妹反目 / 133
- 27 赛马红魁 / 138
- 28 行到水穷 / 144
- 29 四面楚歌 / 150
- 30 林楠小筑 / 156

第四章 船厂少东难回头 誓死追随唐二爷

- 31 唐帮二爷 / 163

- 32 伊人落难 / 169
- 33 内忧外患 / 175
- 34 半月再现 / 180
- 35 七日之限 / 185
- 36 棘地荆天 / 190
- 37 蝶恋花散 / 195

第五章 情存奈何缘灭 至此封帘楚文轩

- 38 须眉归来 / 203
- 39 一心相随 / 208
- 40 雨后天晴 / 214
- 41 雨恨云愁 / 219
- 42 蜂媒蝶使 / 225
- 43 鸿门设宴 / 230
- 44 牡丹落色 / 235
- 45 水晶舞鞋 / 240
- 46 翊云蕙质 / 245
- 47 实难回首 / 250
- 48 忆儿时情 / 255
- 49 续半生缘 / 260
- 50 唯牡丹子 / 264

第六章 民族大义当前 生死抉择一线间

- 51 民族危难 / 271
- 52 上海险滩 / 275
- 53 大义当先 / 280
- 54 同心同德 / 284
- 55 王家女将 / 288
- 56 施恩天下 / 293
- 57 卧薪尝胆 / 299
- 58 一霸陨落 / 304
- 59 内情毕露 / 309
- 60 半世苍凉 / 314
- 61 狼子野心 / 319

第七章 断肠人在天涯 终念初心唐二爷

- 62 风卷残云 / 327
- 63 一触即发 / 333
- 64 义薄云天 / 338
- 65 生死离别 / 344
- 66 涅槃重生 / 348
- 67 后记 / 354

第一章

侠义豪气风发 王家码头相遇

· 01 海上序幕 ·

民国十八年。

上海。

眉目之上一袭水蓝，柔着片片白云，洒下冬日里难得一遇的好阳光。南京路上随处可见时髦的先生小姐，高领旗袍，裘皮大衣，脚踏高跟鞋，手拎亮片坤包，如诗如画，叫人心动。

“铛——铛——铛——”

一辆有轨电车驶过，打破了原本有序的街景，忽地带出后方一阵骚动。似是有个小贼被人群围住，一位白衣马褂的公子正与其纠缠，小贼死命挣扎，一拳打在男子肩头……一番混战，经众人携手终将小贼制服，白衣男子喘一口气，拍拍身上的尘土，从小贼身上搜下一个镯子，得意一笑。此时后方急喘喘跑来一个年轻轻的小女子，对着白衣男子连连道谢。

“这位公子……真是多亏有你相助……”小女子话语柔弱不堪，已有几分接不上气儿，想必已是追了许久。

“不必客气，”男子揉了揉肩，将镯子递予女子，“这是你的吧，赶紧收好了。”

“谢……谢谢。”小女子还想说什么，只听后方又传来另一

个急急的叫喊声。

“公——子——”

一个身形矮小的侍从从后方追来，跑动间宽大的衣衫在他身上不住晃悠显得有些滑稽。直到近处，见这小侍从脸蛋白皙，眉眼间竟有几分女儿家的清丽。

“让你在家待着非要跟我出来，拖后腿了不是。”白衣男子响着喉咙似用丹田之气出声。

“您这是什么时候练的轻功啊……”小侍从还在止不住地大喘气，此时后面跑来两名巡捕，白衣男子顺势将小贼交上，小侍从随着主子，两人正预备离开却被小女子叫住。

“还未好生谢过先生，小女子姓柳，请问公子尊姓大名？”

“你叫他楚公子就行了！”

白衣男子还未开口就被小侍从抢先，男子瞪了侍从一眼，对女子道：“区区小忙不足挂齿，柳姑娘无需多礼。”

“那怎么行，家中老母病重，这镬子正是预备去当了给母亲抓药的，若不是公子相助，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公子见义勇为，身手了得，实在叫柳儿感激不尽。”小女子望着眼前的俊俏男儿满是敬仰之情。

反之男子全无会意，他扫了一眼面前的姑娘，见她身上的棉衣几处缝补，家中又有亲人病重，处境可想而知，于是掏出一沓现钱递上，不料这柳姑娘为之动容，双目含情，竟开口要侍奉公子以为报答。

“不，不，这是给你母亲看病的，我没有别的意思！”

白衣男子忙不迭地解释，不开口还好，这一推托叫周围的人都帮着起哄，非得让他收了这姑娘不可，见这状况男子也有些慌了神，一旁的侍从更是一脸窘迫，小声嘀咕：

“怎么办啊……”

“跑——”

白衣男子话音刚落，与小侍从一起撒腿就跑，一出乌龙英雄落魄戏码就此落幕。

与此同时，距离上海百公里外的南通却静得出奇，万籁俱寂，不露生气。或是连日下雪的缘故，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一眼望去白如银霜。此番天气大多店铺都已关门，只有几家当铺半掩着门帘，为棘手的人们行个方便。

越过大街穿到小巷，巷子路是弹石面的，一路踢踏走到尽头有一间不起眼的平屋。屋内一年轻女子正在整理旧物，女子面容清秀、身形消瘦，裹着一件宽大的棉麻布裙，头发松散地扎于脑后。见她满目悲情还不时提指拭泪，突然间冲进一个体态臃肿的中年妇人，无头无脑就对着布衣女子破口大骂。

“你又在这里偷懒，让你白吃白喝这么多年，我养头猪都比你管用。”

小女子默不作声，像是已经习惯了这种辱骂。只听妇人又不依不饶道：“你是死人啊，和你说话听不见吗？”女子依旧不予理睬，自顾自地整理信笺。妇人恼羞成怒还想动手，刚举起一只手就被门口冲进来的一个中年男人制止，看两人的样子像是一对夫妻。

男人甩下妇人的手道：“阿红，你这是做什么！当年宋老爷帮过我们不少忙，你就不能念个旧情吗？”

“你这句话都说了多少年了？自打你把这丫头领回来我哪顿少她了，可你看她这个要死不活的样子。本想养两年嫁了人还能沾点光，谁知道她这么大个人还赖在这儿白吃白住。被退了婚的人还指望嫁什么好人家……”

“行了，行了，你就少说两句。”

“你干吗推我。就你个死阿兴尽干些亏本买卖。”

……

夫妻二人争执不下，可布衣女子却对眼前的两人全然漠视。这对夫妻就像在唱双簧，即便男人为小女子说话也好似只是做了无用功，得不到任何回应。妇人看布衣女子这模样又是一阵恼，开口骂道：“人都死了，天天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说着又奋力一甩手将女子手中的旧物推撒落地。

“你这又是干什么——行了，行了。快去做饭吧。”男人说着就将妇人推扯着往外赶。临出门前男人默默放下一个油纸包，回头看了布衣女子一眼，也只得无奈叹一口气。

待夫妻二人走后，屋内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女子望着散开的油纸包——里面是一个馒头，连她自己都已忘记今日是她二十一岁的生辰。女子望向四周，冰冷的墙面没有一丝生气，这已是她孤身一人的第八个年头，若不是那场大火……女子死咬着嘴唇直至渗出血来，那一残红犹如嗜血般怨恨。她默默收拾起地上的旧物，突然在一堆信笺中发现其中一封夹有一张旧照。女子拾起旧照双眼死死盯着相片中的生面男子，只见她眉头紧锁口中念叨：“上海。”

三个月后。

“王家码头到了——”

黄浦江上一只摇橹船晃晃悠悠地划来，远远的就听见老船夫用地道的上海闲话叫唱着。

太阳光透过云层射下，江面上雾气渐散，船上的人可以依稀见到对岸一排万国建筑群。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中西合璧式等各种风格的大楼。那些罗马柱廊、镶金和彩色马赛克的平顶以及楼顶的四面时钟无不提醒着上岸的人们已经来到了浮华摩登的大上海。这里藏着虎豹隐着杀机，那些恩怨情仇纵横交错，耐人寻味。

建筑群中有一座高楼邪气醒目，老远处就望见一个三角形山花的穹顶，从沿江正面的爱奥尼亚式柱廊到花岗石外墙再到厚重的青铜大门无不展示着它的财富与权势，这座高楼正是掌握着上海滩经济命脉的华丰洋行大楼。

船只临近岸边，只见船夫在橹的末端稍加施力，只摇动很小的角度，橹的入水端便产生很大的力，在水下的橹瞬间增大了摆动幅度。就这样一来一回，橹在老船夫的手中灵巧地转换着角度，船夫用巧力一推舢便将船只稳稳停靠在岸。

“老船夫，为何这里叫王家码头，有何说法？”

一女子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下船，看似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她一手提着皮箱一手扯着那条宽大的布衣裙踉踉跄跄下着船，双眼死死盯着脚下的甲板生怕一个踉跄就去了黄浦江。此时虽过花朝节，天正渐渐转暖，但江上的风吹到脸上还如针扎一般。眼前的女子只着单衣布裙冻得嘴唇发紫。只听老船夫随口回道：“听依问格问题，小姐阿是伐是本地宁？”船夫本无谓能得到回应，正预备往下讲却被布衣女子接话道：“我生在上海，只是走了几年，如今又回来了。”老船夫捆着岸边的缆绳并不在意女子的话，依旧自顾自地说着：“闹——此地有家大户人家姓王，所以到了格的人人都叫王家码头，交关好记！”

“哦？这个王家是何来头？”

“讲到格户王家是交关厉害，现在上海滩人家的铜钿可都是交给他们管哦，可以讲是上海滩最最有钞票的人家。闹！王家的洋行就在前头，依去看看就晓得了。”老船夫用下巴示意着前方的华丰洋行，橹在他的手中笨拙而听话地摆动着，只见船只摇摇晃晃掉转着船头。

“坐稳，回船咯——”

船夫扳舢划橹，悠悠掉转船头载着寥寥无几的客人缓缓消失在大上海的黄浦江上。

· 02 风起云涌 ·

上岸后布衣女子放下手中的皮箱，低头拍拍衣衫上的灰。她定了定心看向前方——码头上男子、女子行色匆匆，如今的上海与当年已是全然两个模样。

眼前的年轻女子们或一袭宽敞的蓝布长袍，立领，斜襟，裙摆至膝下，袍外或披毛衫或套背心，脚上搭配了白色长袜和黑色皮鞋；又或一袭收腰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外面套着薄薄的西式单大衣，她们大多梳着“Y”字髻，十分青春靓丽。而男子有着一袭长袍，也有一身短褂，只见一位身着衬绒华丝葛袄衣的先生上岸后招了一辆黄包车扬长而去。码头上来往行人便有这等装束，不愧是人人向往的大上海，女子下意识地抿了抿嘴，拽了拽自己的布衫棉裙。在这里她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正因如此她更告诫自己一定要在这大上海立稳脚跟。

江边风起浪涌，布衣女子转过身抬头悠悠凝望远处，眼神渐渐变得有力，那对渴望权势的魅眼一瞬间迸射出的恨意叫人畏惧。怎奈又有人要投身到这大上海的江湖恩怨中来。待女子稍作平复，一变脸，眼角竟也低垂着叫人心生几分怜意。只见她嘴角上扬，出现在南通平屋里一样的表情，望着华丰银行喃喃道：

“王家。”

码头另一边，一帮工人正在卸货，货船上写着“永兴货轮”四个大字。

永兴是上海滩唐家的产业，也是上海滩轮船公司中为数不多不挂外商旗帜的公司，但是它却拥有上海滩一半的码头，其余几大公司的货运也都依附于唐家，这些都与唐家的黑帮背景有关。唐家老爷唐立懋一手创立永兴，他除了轮船招商局局董的头衔外还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唐帮话事人，人称“唐爷”。

话当年，唐立懋创办永兴是随着一股民间兴起的以自办轮船业来收回航权的热潮而下的海，但同时小轮公司蜂拥而起，竞争着实激烈。处在乱世，唐立懋为巩固唐家地位最后选择涉足帮派，他在上海滩苦苦打拼三十余载，带着一众弟兄出生入死，唐帮早已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帮。但就在半年前唐立懋中枪负伤在医院一躺就是三个月，回想当日命悬一线可算是年逾六旬之命中一劫，之后唐家的永兴轮船公司就由唐家长子唐子文接手。新人上位，唐帮免不了成为上海滩其他帮派覬覦的猎物。

此刻码头上的工人们正在做工，虽只着单衣，但他们背上的汗已微微渗出衫外，鼻子也被海风吹得通红。其中几个工人一边搬货一边嘴里不停絮叨着永兴已有两月没发饷银了。

几乎垄断了上海滩船运的永兴公司居然出现资金短缺，不知这其中有何隐情。

不远处，一位身材魁梧略显富态的中年男人走来，他身着锦缎棉的驼绒马褂，羊毛为里，毛皮出锋，盛气凌人，架势不凡。又见他左手把玩怀表，右手夹着雪茄，戴的一只黄金镶边的翡翠戒指格外显眼，那颗翡翠雕工细致水头十足，一看便知价值不菲。只是两鬓间那微微白发也不免透露此人定已年过半百。中年男人的身边还直挺挺地站着几名黑衣保镖，这架势这派头看着便知大有来头，只见他用余光扫了一下周围的工人，挑衅一笑。

“洪爷。”其中一名带头的工人叫道。

原来此人就是上海滩叫人闻风丧胆的洪帮老大洪大荣。上海滩帮派众多，洪大荣年轻时敢打敢杀魄力惊人，趁着乱世连着吃掉几个小帮派，之后势力迅速扩张，如今在上海已是称霸一方，其他帮派听到洪帮都会自动“礼让”三分。这洪爷还有个别号——笑面虎，因为他面上总是笑嘻嘻的叫人不设防，但背地里做事却手段毒辣，吃过他暗亏的人着实不少。其名下有多家赌场妓院，此外绑票勒索、坐地分赃，但凡能赚钱的买卖

洪大荣都不会不放过，如今听到“洪爷”的名号谁不是抖一抖！可惜上海滩岂是一人独大的地方。唐帮的势力与洪帮可谓势均力敌，于是两帮之间互相牵制的微妙关系也平衡着上海滩的地下势力。直到半年前，唐立懋中枪唐帮士气大损，如今又见后辈接手，于是洪大荣按捺不住正想借此机会将上海滩的黑帮格局重新洗牌。

“你们当家呢？”洪爷笑笑道。

“洪爷怎么有空到我这来了。”

话音刚落，洪大荣正寻的永兴当家唐子文已经出现在其身后，此人言语间霸道却不失稳重。唐子文头戴一顶黑丝绒礼帽，身着薄呢绒风衣，挺拔健硕，未逾而立之年却已持重有余。这位唐家长子眼光独到、善用谋略，帮父亲把永兴越做越大，近两年已将货运航线扩展到苏州、杭州、湖州一带，唐家可谓称霸一方。面对洪大荣，唐子文毫无畏惧，只见他嘴角微微上扬，一抬头帽檐下透出犀利无情的眼神，一副剑眉星目叫人过目不忘。

洪爷对着唐子文上下一扫，“哈哈，都在传上海滩的女子都倾迷永兴的船厂少东。大侄子果真是越发一表人才了，怪不得姑娘们都要围着你哩。”

唐子文不屑于这些恭维话，他头一斜，眼一眯，不紧不慢点上一支烟。只听洪爷又道：“外面都在传商场新出头的永兴少东是个厉害角色，听说唐爷退位后你把永兴办得是风生水起，所以特地来看一看，如今一见……”洪爷瞟了一下周围的工人，“呵呵，外界传的也不过尔尔。”

“既然是传言听听也就罢了，洪爷又何必当真。”

明知是给自己难堪，唐子文却冷言不羁，嗤之以鼻，他将烟头坠地，起脚将其碾灭。

“大侄子狂劲不减啊，”洪大荣嗤笑一声，“别说我这个做长辈的不提携你，过几日英国人有一批货要到上海。借你码头一用，二八分——你二我八，如何？”说着，洪爷把雪茄往嘴里一塞。未等唐子文开口，其身边一手下已经按捺不住。

“洪爷，照平日规矩可没低过五成的。”

“阿毅！”唐子文厉声将其喝住。

阿毅是唐子文的贴身手下，自懂事起就没见过双亲，儿时到处漂泊曾与地痞流氓厮混，机缘下被唐子文带回永兴，自十一岁起就跟从子文，对主子忠心不二。

“哈哈，英国人吃心重，这都是要孝敬的。”洪爷吐出一口浓烟，“唐老弟，其实

我就转个手，能进口袋的还不及你呢！”

“洪爷的好意子文心领了，不过近段时间码头单子已满，恐怕只能让洪爷另谋他处了。”

“呵呵，英国领事是我好朋友，总不好驳他面子吧。何况永兴现在的环境众人皆知……”洪爷向四周晃了一眼，“生意场上哪有不低头的，就当帮你洪叔一个忙如何？”虽说讲的是人情但洪大荣口气依旧嚣张。

“不好意思，洪爷这个忙恐怕帮不上。”唐子文斩钉截铁地拒绝，不带语调却极显对立。

“连洪爷你都敢驳，你别给脸不要脸！”洪爷身后一手下冲着唐子文叫道。

“你说什么？！”阿毅护主心切，作势就要冲上去，只见那个手下瞬间从腰间掏出一把枪对准阿毅的头。一看这情况，码头上的唐帮兄弟都冲了过来，同时间洪爷身后的一众手下也都纷纷拔出了枪对准唐帮弟兄。

两帮对峙，一触即发。